

親
目
与
親
筆

親

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耀著

與

親

華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印行

● 一 之 書 叢 國 護 教 佛 華 中 ●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親日與親華

著作者：釋迦隆耀

發行人：釋迦大化

歡迎外國學者翻譯流通

全一冊定價大洋貳角

要目書

序序

寫在「親日與親華」的前面

自敘

拜讀「蔣委員長五十生感言」後的感想

親日與親華

日本統治台灣的手段

日本人往那裏去

清國奴

大亞細亞主義的新解釋

舍監

一位日本的新女性

打下了寒冰地獄

一個華陀再世的「生蕃」

你們應該知道亡國奴的痛苦

難得

台灣的青年

慶祝中國統一和平

中國人應該救中國人

觀音山

我對於成都，北海，上海事件的感想

「野和尚」與「假和尚」

誰是中華民國的罪人

末尾的話

序

瑞金

僧人愛國，非自今日始，古已有之。或以詩文，激發國民愛國思想，或以武備，充厚國家捍衛實力，前者雖不如後者直接影響國家効力爲大，然同出於愛國之熱忱則一也；況激動愛國思想，須藉重文字宣傳，始克收強國之實効乎？

中國前茲，內政外交，腐化不堪，讓成此種現象，實由於國民愛國之思想薄弱，但知貪圖目前利益，甘作漢奸，不知愛國卽所以保家之道，良深浩嘆！比年以來，國民已知亡國之可痛，——各處殖民地可爲龜鏡——愛國思想，如朔風之怒吼，不可阻抑，而政治外交，亦漸至修明，中國之強，庶有豹矣。

隆耀法師，前年赴台弘法，頗爲日政府所注意，累獄終年，備極慘刑，幾至喪命，其虐待素不干預政治之中國僧人爲若此，而苛待台島人及外僑民，更不堪想象。隆師備嘗虐待之苦，深知由於國弱，欲國強盛，必須激動國民愛國思想，乃克有濟，故返國後，卽極力作宣傳愛國，運動並將在台身歷苦境情形，批筆成書，藉以激發國民愛國之情緒，而俾國家漸臻於強盛之域，字字均爲愛國血淚，可謂現代僧人愛國之怪傑。或謂僧人不愛國，其孰信之。書將付梓，以垂久遠，特誌數字如上。

序

白日吞聲江海泣，

青山咽淚而絲飛。

從今別却榮山路，

化作啼鵑帶血歸。

這是一個韓國的烈士，因作革命運動不遂，而被終日人慘殺的，於臨刑時他作了這首最後的絕命詩。

我時時都記得這位愛國的志士，而時時想起我們國土一天一天地淪亡，而終於沒有人作偉大的革命運動，以收復我們的屬國及失地！

最覺得可恥的，就是連談着都沒有呢！因為一談着就好像如臨大敵一樣的啊！

可是最近呢！民衆有點不同了，大家有話，總可以說了的！要談抗日就抗日，何必寫着什麼抗×呢！於是，我來替大化法師作以下的一篇序文：

『說起來真是令人痛心，想不到帝國主義者的手段竟然如此地惡辣啊！哼！假如沒有那種惡辣的手段，也不會暴露出來他們的野心了。』

是兩年前的事了，那是適值冬天裏，而學校尚沒有放着寒假的時候。

我的兩個朋友慧雲及隆耀兩法師渡台宏法，不幸於正欲歸航時，被台灣政府誤認為是什麼黨的人，要來台灣做什麼的祕密工作，而把他們兩位監禁起來了。

本來二師是約定一月後即可歸國的，想不到一去年餘，我們的眼睛幾乎望穿了。

更不幸的就是一種驚人的消息傳來，謂二位法師手足都被他們扣爛了並且受了種種的毒打與惡刑，尤其是慧雲法師已經不起惡打而殞命呢！

在南瀛佛教裏面又載有慧師被殺後，台人弔他的詩，我們看了更是摩拳擦掌誓死與暴日周旋，就是死後也要把抗日的種子，種在藏識裏面，願盡未來際，報着暴日的深仇呢！

可是不久又得到另一種消息，謂二師尚健在，因此我們才稍放心。

不久二師先後歸來了，

隆耀法師是最近才歸來的。

他出獄後，是曾受過很久的奴隸教育的，因此歸國後，滿口說着東洋話，更是令我們頭痛！我們都覺得奴隸教育的可怕，而感覺到我們的力量，要一天一天地消滅下去了。

說一句酸心的話罷！無論是到過台灣或日本的，都要說日本的好話呢！這也難怪，因為我們的國

家，無論精神與物質方面，都比不上他們呢！可是我並不是反對他們的讚仰，而是反對他們盲目的崇拜！

固然東洋人有東洋人的特長，而其所以能強盛的原因，也並不是憑空而致的，我們如果要稱讚，可以先尋出他們能致於強盛的因素罷！

如果徒然地說日本會話，穿穿木屐子假充矮奴而欺凌我們自己的同胞，那是絕對的錯誤！要曉得那是一種無恥的，卑劣的行爲啊！

大化（隆耀法師的自稱）法師是個聰明人同是他又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他歸國幾星期後，那些奴化教育，就被我們最高的，神聖的，愛國的大悲咒水洗除清楚了。他的思想及行爲又轉變了，他的和裝及木屐都不敢拿出來了。

他既到過了在暴日鐵蹄下的台灣在那裏的我們的同胞（也許有些人不肯承受我的真摯的稱呼罷）所受的種種虐待與慘痛，他應目擊得很清楚而牢記在心罷！

於是他咆吼着了！他所受的冤苦，將公之於世，讓我們大中華的同胞們知道一些帝國主義者的野心了。

如果文學是時代前驅的話，我希望大化法師的親日與親華應如司吐活夫人的黑奴籲天錄一

樣能鼓起四萬萬同胞的覺悟，因而怒吼起來收復我們的失地，解放鐵蹄下的我們的同胞！

再進一步，可以將那抗日的精神與種子，種在每個同胞的心坎裏，讓將來英勇的同胞們的熱血，揮灑在太陽旗下，把東京染成一片的紅土，處處都是我們同胞們的熱血，而成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世界！

最後更希望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能領導民衆作救亡的工作，與抗日的工作，而在中華的國史上做一個抗日的英雄，如同明代的戚繼光與俞大猷一樣，永遠地被我們的同胞稱讚着，崇仰着！

一九三七寒假高文顯於廈門大學

寫在「親日與親華」的前面

化莊

隆耀法師是很打趣的，在一般人看來，也許真的是一個洋化了的怪和尚。因為他在前年赴台灣弘法，以政治活動的嫌疑，曾打下洋牢，後又轉入台灣專修道場讀了一些洋書，到最近回國，更又帶了一腦袋的洋思想而寫出這部滿紙洋話的著作了！

蒙著者認為我是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每當寫成一篇，都送給我讀過。惟其如此，他便再三向我要一篇所謂「序」的東西，以為我是容有一序的義務的。其實我是近於麻木不仁的人，除了一些愧感和仰讚著者的精神以外，還想在這裏嚙索一些什麼呢？

我所知道的，本書在寫作的時候，著者已經吐過好些鮮紅的血了！原來他底這具假軀殼不很健壯，尤其在台灣，又經受了這次苦難和重大的刺激，毋怪要吐起血來。他自己也說：「這幾篇東西雖不成文，確是淚和血寫成的！」因此，我們在捧讀本書的時候，若是遇到悲的地方，自然心酸；遇到哭的地方，自然要迸出幾顆盈盈地清淚；或是遇到憤慨，或是遇到激昂的時候，其血液和神經，又自然而然的沸騰着，緊張着，並且，我們在這裏得了些新的知識，都是平日很難聽到，很難看到，乃由著者本身的經

驗，配着輕鬆的筆調傳出來的。

在本書的內容看來，不消說，一般人都要驚奇駭異，我所以說著者隆耀法師坐「洋牢」讀「洋書」固屬事實，而所以要說他這「怪和尚」裝滿了一腦袋的「洋思想」和鋪滿了一紙的「洋話」者，便是這意思。因為中國的佛教徒，認出家即沒家了，只求橫斷一切俗緣；又何況由家而集成的國呢？所以中國出家的佛教徒，很少「國家」觀念，對於國情已是談薄到無心意了；絕不會知道什麼「親日」，更不會知道什麼「親華」的，而現在他能一口叫出這「親日與親華」的強調來，這是如何的洋化！

原來在東亞的中日兩國，是兄弟手足之邦，中日兩國的國民，都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二者之間，所謂敵乎友乎？只要開誠互惠，彼此親日親華，即可化敵為友！況現在的中日兩國的國民，並沒有幾多仇怨，而是深有情義的。但是不幸得很，爲着毒化了的權威者，所以才影響到現在國際間的僵局了。譬如著者在台灣，若不受到種種的侮辱和種種教訓，縱有他底所謂淚和血，也是不能滴到紙上寫成本書的。再明顯的說：他們總以爲中國人排日熱烈，實則我們中國人民，根本就沒有與生俱來的排日思想，但無論在間接或直接的各方面，老是受着很急迫的壓令排日的事情，那末中國人民爲了生死存亡的關係，若不接受他們所壓令的，又有什麼方策來求得自己的生存呢？

復次在近來的日文報章雜誌上，常常有說太虛大師與圓瑛和尚爲一致排日而妥協，並散發許

多排日的宣傳冊子，這實在是捏造的謠言，太虛大師已經否認了。然一推究其因，又無非在要求我們已打破國家觀念，且是死氣沉沉的佛教徒，也來參加排日陣線；那末現在本書著者隆耀法師，其所以要大呼急呼這「親日與親華」者，也許就是爲着我們中國百萬數的佛教徒，應命而起的一聲霹靂地炸雷罷！

自敘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同慧雲法師赴台弘法，因為政治嫌疑，打下獄中了。在台灣出獄後，我又轉學於台北日本僧所辦的專修道場，那時就從事我的記述，共有三部：一、台灣遭難記，二、獄中雜感，三、三美島日記，約有幾十萬言。不料今年十月十九回國，在台灣基隆乘的香港丸中，被檢查三次，把我買的日本書以及我在學校的讀本，沒收十多種，另有一百多金票，也被搜掉了；那三部東西，更是不能過海的禁品，所以現在都沒有了；但是在我的腦膜上，帶來了一片深的印象。

二十日回到廈門，首刹南普陀寺掛單，追想這兩年多的生活，那是哭笑不得；再回想那三部記述，更使我傷心！故而以我所記得的一些煩惱，先驅逐一部份出來，給讀者諸君看看，因這些塵沙的煩惱，在在與我們都有關係的。至於我個人的冤屈與痛苦，待有機會再來另寫一部東西罷。

我寫了這部書，並不是即要我們四萬萬同胞仇視同文同種的日本，或是拚命互想搗亂殘殺的；我所以要寫這書的原因，純是憑着光明正大的良心，有好就說好，有壞就說壞，不存絲毫曲意，目的是在促進我國人的自覺自衛，與日人的反省，藉以完成真正「親日與親華」的使命，為我東亞謀永久共

存共榮的安全計，故不得不寫出這部東西了。

本來出這本小冊子，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所謂不怕無錢，但愁無賀。然而我是實得其反的，文章寫好了，沒有錢付印，又要化緣。幸南普陀師友的施助，才得與讀者見面，這是感謝不盡的！尤其是廈大高文顯君，他是一個窮學生，連衣服都是自己洗的，在經濟上也能慷慨的樂助，這真是民族復興的預兆呀！同時得常法師枯木守一、廣洽、廣義、定慧、果地、如平等師友的幫助和指導，可見我國和尚的愛國熱誠，並不讓於日本的佛教徒了。

大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隆耀自序於大無畏室。

拜讀「蔣委員長五十生日感言」後的感想

我雖然是一個窮和尚，我也認識過全國領袖的蔣委員長。第一次的見面，大約是在十六年聯軍反攻龍潭的時候，他與其餘的軍官一同到寶華山遊玩，那時他們在慧居律寺的客廳內，我也穿着黃海青去歡迎。

第二次是他和夫人宋美齡又往寶華山玉佛樓參觀，那時德寬和尚陪女士去看玉佛了，只有一人獨坐在大講堂下，鎮靜的態度，似乎思想着什麼，那時唯有我站在他的旁邊。但這兩次我雖未敢直接請訓，但我那時對他却有正確的信仰，充分的認識與注意了！

後來我到閩院讀書，一直到畢業了。當二十二年的冬月，因廈門的慧雲詩僧的介紹，同往台灣弘法，不料奸妬的日人，疑我們是政治犯，於是把我倆囚在獄中，苦打成招，迫逼口供，當時在獄中的生命危急，其痛苦非筆墨所能寫盡，幸中日的佛教徒種種設法救護，將近一年，始得釋放回來。

現在我已於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從台灣乘香港丸到廈門南普陀掛單，我以我的眼淚慶祝我自己重見天日與死後的新生。又適逢蔣委員長五十大慶，並得讀他的救國與報恩的感言，使我感到

又喜又愧，故而抄錄於下，預備我每日在佛前，當護國仁王經，誦以表時時有所教訓，有所警覺。

蔣委員長五十年生感言

『中正半生憂患，革命報國之志未遂，白一，而吾之年忽焉已至。慨自弱冠以前，革命從戎，即受國家教養，迄今三十餘年，凡吾所食所衣，與夫一切生活所需，無一不仰給於國家，亦即無一非民衆之脂膏與汗血，中正蒙恩被澤，可謂深且厚矣。今茲又承吾海內外同胞男女老幼，節衣縮食，購機見祝，精誠相感，勗勉備至，吾同胞策勵之力，無期望之殷，蓋如此其甚，益使中正慚惶惴惴，不知將何以圖報也。更念往日明師之教益，同志之扶持，與夫袍澤之患難相共，犧牲相繼，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至今戎馬餘生，覩然視息，俯仰天地，誠又不知何以爲懷？其間印象最深刻而不能一日忘者，則不肖孤露之身，自鞠育教誨以至於成年，胥唯母氏劬勞之賜爲獨多，迄今吾母之基本已拱，而慈闈所望於藐孤，以報國淑世，不辱其先者，乃蹉跎而無所成就，黨國多難，民生日瘁，復興之業，前路方遙，維歲月之不居，愧天職之未盡，撫茲時序，尤爲旁皇悚息，爰述吾母夙昔保家教子之道，藉明孤苦成立之艱，且願以刻苦自強之義，與吾同胞同志相勉於報國之業焉。中正生長鄉僻，家僅溫飽，吾祖吾父教世耕讀，勤慎節儉，薄有資蓄。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莞子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貪緣爲虐，吾家門祚旣單，遂爲覬覦之的，欺凌脅逼，靡日而甯，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

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喻。當此之時，獨賴吾母本其仁慈，堅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強，保護稚弱，內而輯和族里，整飭戶庭，罔不躬親負荷，謹慎將事。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傭保猥賤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寢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中正幼性頑鈍，弗受繩尺，又出身孤弱，動遭擠擯，及年稍長，立志出國學習軍旅，鄰里譁異，輒相尼阻，其力排羣議，拮据籌維，以成其學者，吾母也。既聞革命大義，許身黨國，備歷艱危，戚族相戒，莫敢過問，其篤信不疑，多方委曲，以壯其行，辛苦持家以堅其志者，吾母也。民國紀元，中正始有以致救水之養，而稍慰倚閭之望。然吾年於茲已荏苒二十有五矣，以軍閥竊國，主義未行，革命事業屢遭挫折，其剴切申戒，曷以勿餒勿輟，貫徹始終者，又罔非吾母聖善之教也。溯自中正九歲以至二十五歲，吾母殆無日不困心衡慮於家難之迫遘，及中正二十六歲以後，又常以亡命生活勞吾母之顧念，吾母惟一秉自信之堅，以再造吾家爲惟一責任，嘗語中正謂吾以癯癯弱嫠，歷人世難堪之境，當其孤苦，曾不知何以自全，所確信而不疑者，則惟孤子之必須教養，方可有成，與吾家之必當有後，宜使之努力自助，以毋墜家聲而已。又嘗謂艱危困厄，世所恆有，而自立自強必當盡其在，我故家世愈艱而禮法不可不飭，門祚愈薄而志氣不可不堅，孤寡弱小之賴以自存，舍奮勉自立，刻苦